



## 文苑心语

## 不负春光

文/罗依依

春天一来,雨水便一日日丰沛起来。

小时候在江南外婆家,外婆总会在立春前三日,用红纸剪了“春”字贴在米缸上。到了当日清晨,她必早早起来,用新汲的井水冲调蜂蜜,让我们每人喝一小盏,说是“接春水,甜一年”。我后来在明代刘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里读到相似的风俗记载:“立春日,无贵贱嚼萝卜,曰‘咬春’。”南北习俗虽有不同,那份对春天的虔诚却是相通的。

最有趣的是“探春”。立春后第五日,外婆会带我去后山。我们并不走远,只在那片向阳的坡地上细细探寻。“你看,”她蹲下身,拨开枯黄的草茎,“荠菜已经抽茎了。”又指着地皮上星星点点的绿说,“这是婆婆纳,是最先醒的草。”她的手指轻柔得像在触碰婴儿的脸颊。那时不懂,现在回想起来,外婆不识几个字,却深谙《诗经》“春日载阳,有鸣仓庚”的古老节律。她教我的,是最质朴的物候学——春天不是日历上的某一天,而是土地渐暖时,万物依次醒来的次序。

去年春天,我去拜访一位研究民俗学的老先生。他的书房朝南,整个上午都洒满阳光。窗台上,几盆水仙开得正好。“您看,”他指着其中一盆说,“这株比那株早开了三天。”见我疑惑,他笑起来:“同样的品种,同样的养护,开花却有先后。为什么呢?”他顿了顿,“因为这一盆离暖气稍远些。植物对温度的变化,比我们想象的要敏感得多。”

他告诉我,古人没有温度计,却发明了“花信风”——从小寒到谷雨,八个节气,二十四番花信。每一候都有相应的花开放:小寒一候梅花,二候山茶,三候水仙;大寒一候瑞香,二候兰花,三候山矾……“这是中国特有的物候历,”老先生说,

“是千百年来,无数双眼睛共同观察、记录的结果。每朵花,都是大自然的一页日历。”

我忽然想起杜牧那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。从前只觉得是写景,此刻却悟出另一层意思——清明的雨,是来催赶花信的。雨一落,桐花便该开了。果然,隔日路过城西的老街,看见人家院墙里探出的泡桐树,已经擎满淡紫的花穗,像举着一盏盏小小的花钟。

春分,我做了件颇有趣的事:在阳台置了个陶盆,播下牵牛花的种子。每天清晨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它。第七天,土里终于冒出鹅黄的芽尖,那样柔嫩,仿佛碰一下就会化掉。我忽然理解了《礼记·月令》里为什么说“孟春之月,天气下降,地气上腾。天地和同,草木萌动。”“萌动”这个词,非得亲眼见过种子破土,才能领会其中温柔又动人的力量。

《吕氏春秋》有言:“春气至则草木产。”这个“产”字用得好——不是寻常的生长,而是分娩。春天是大地分娩的季节,每片新叶都是挣脱黑暗的婴儿。而我们这些看花人,其实是站在产房外的等候者,怀着喜悦与敬畏,迎接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。

黄昏时,我去江边散步。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,对岸的柳树已经笼上薄薄的绿烟。几个孩子正在放风筝,那彩色的纸鸢在春风里越飞越高,几乎要融入淡紫色的暮霭。我想起清代诗人高鼎的诗: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这场景,竟与两百年前一般无二。

原来,春天从未老去。它只是年复一年地归来,像守信的老友,轻轻叩响我们的窗扉。而我们所要做的,不过是推开窗,让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,让第一声燕语落入耳中,让第一瓣桃花飘进掌心。如此,方不负这浩荡春意,亦不负这仅有一次的人生。

## 一寸芳草

## 花辞树

文/风凝

一瓣,两瓣,成群成片,繁花正演绎着一场又一场盛大的告别。

杏花,开得最早,也谢得最先。料峭春寒未尽,它便迫不及待地绽满枝头,粉里透白,白中泛粉,一团团、一簇簇,挤挤挨挨、热热闹闹,比谁都张扬。它来得热烈,去得仓促,时候一到便像约好了似的,一刻也不愿多等,“哗——”的一下,乘风而落。

桃花,本是春日最明艳的存在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它从古老《诗经》中款款而来,带着千年不减的娇艳,染遍山野与庭院。它引春风流连,诱行人驻足,只一眼,便让人沦陷。纵是这般绚烂夺目,也终究抵不过光阴催促。风一吹,便落英缤纷,满地柔红。

梨花,素白如雪,清雅绝尘。它总是在光秃秃的枝头兀自绽放,不食人间烟火,自带几分清冷与孤傲。待到初生的叶芽褪去一身赭红变得幽碧,便离凋落不远了。梨花的落,比杏花、桃花更显诗意,也更添几许清寂。寥寥数朵,便写尽了春日里的安静与怅然,不惹尘俗,自成风骨。

落花的美,美在乘风翩然飞旋的一刹那。你看那落花,离开枝头的瞬间,没有丝毫的怯懦与不舍,反而舒展着娇小的身躯,顺着风的方向,轻轻地旋转。它们凌空而下,以最从容、最优雅的姿态,完成生命最后的一舞,美得肆无忌惮,美得惊心动魄。那一刻,一切繁华与喧嚣都归于

平静,唯有落花蹁跹的身影,定格在暮春的时光里。

落花从来都不是生命的终结,而是一场深情的奔赴。它们甘愿在最美的时刻褪去芳华,甘愿从枝头跌落归于尘土;落花从来都不是无奈的妥协,而是对大地最深沉的告白。这份深情,是看透繁华后的从容与坦荡。它们明白,枝头的绚烂终究短暂,唯有融入大地,才是生命最好的归宿。就像世间所有的美好,都有属于自己的期限,人生的每个阶段,也都是岁月恰到好处的馈赠。

行走在暮春的落花里,总能轻易生出万千感慨。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岁岁年年,时光从不曾为谁停留,我们这一生,每天都在经历着大大小小的告别。

总有人觉得,告别是一件伤感的事,是失去,是遗憾,是再也回不去的过往。就像落花辞别枝头,徒留一地落寞。殊不知,每一次告别,都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种开始。落花告别枝头,不是消亡,而是化作春泥,孕育新的生机。繁花落尽,看似是春日的落幕,但不久后,便会有青涩的果实挂上枝头,会有繁茂的绿叶撑起盛夏的阴凉。这是花的宿命,也是人生的真谛。

开就开得热烈,谢也谢得坦然,把最美的瞬间留给了过往,再把新生的希望留给了枝头。在这春光正好的午后,万物皆在蓬勃地生长。愿你也有这般底气,花开花落,自在从容。



风铃版投稿邮箱:lybdx1862@163.com